

一半滿，一半空

俞雁



今天是一九一九年上半年的最後一天，是時候回顧一下過去和展望未來。其實我並沒有強制定下今年的「必做清單」。樂莫樂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別離。人生有時很漫長也很短暫，我們嫻熟於為生活做準備，卻不擅長生活。工作、賺錢都是為了生活作準備，而認真對待並享受世間一切，才是真的生活。

春節過後，我的工作一如既往的忙碌，但依舊覺得有收穫和成就感。三月時，我第一次帶父母去旅行，完成他們一直心心念念的日本賞櫻之旅。到了四月，我結束二十多年「旱鴨子」的生活，開始學游泳。第一次能游三百米的時候，還是很開心的，了解自己的局限，然後再做一些嘗試，可真有趣。我問游泳教練，像我身體協調性這麼差的人，能學會游泳嗎？他說，很多五六十歲的人還來學呢，關鍵是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和節奏。這兩件事說起來可能微不足道，充其量算是自我滿足。

五月一來，我每天爭取準時下班

，上班時提高工作效率，希望自己潛心學學烹飪和保持讀書的習慣。古語有云：「無事常讀書，一日是四日，若活七十年，便二百八十。」讀書可以使我們超越自己的限制，擁抱多樣的人生。翻閱閱讀記錄，我發現前半年讀過的書一共才二十本，其中包括重讀了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女》、《雪國》和《古都》。回想起前幾年的大學生活，如果再多擠一點學習時間用來讀書，或許會讓自己更開心。現在我讀書主要是為了休閒，讀的書還是以小說為主。這半年我給自己的閱讀時間增加了一些所謂的「儀式感」。每當完成一天的工作，翻開一本閒書，點燃香薰蠟燭，燭光在檯燈的光線下顯得並不起眼，但幽幽的香氣鑽進鼻孔，可以放鬆安神，沉浸在文字裏直到眼皮打架，沒有比這樣結束一天更好的方式了。當然，讀書可並不是完成「讀」這個動作，讀書還需要進行消化、總結、輸出，最後實踐。這樣讀過的書才能成為你的骨血，滋養你的生命，這也是我們讀書的意義所在。

走筆至此，我的二〇一九年一半已滿，不算圓滿，但亦無憾；一半仍空，即將來臨，但願不虛度。

我的香港，我的家

吳琪



▲香港是不少人追夢之地 資料圖片

直都在；整個社會體系運行良好，在工作招聘上面注重能力而不是靠社會關係……

研究生畢業後，我迎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。最開始我每天忙忙碌碌，心情經常大起大落，總有些不確定，對前路迷茫。留下或者離開，對於很多「港漂」而言始終是一個兩難的選擇。於是每年的八、九月份就成了離港高峰。當時我作了另一個決定：辭職繼續讀書，追求心之所向，專研學術。今年我正好三十歲，去年順利從博士學位畢業，也在這裏找到我的人生伴侶。我應該很幸運，在香港我得到了離家的自由和學會了如何與自己相處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。

我熱愛香港，喜歡她的秩序感，幾乎每個人都將秩序和文明刻在心裏。因為秩序，所以自由。有太多的人與事值得我懷念了，如今只記得其中的片言隻語，比如住了五年的大廈管理處那位周姐姐一句鼓勵的話：「唔使驚，你咁叻女！肯定很快就會找到新工作。」還有住處附近的茶餐廳老闆娘一句問候：「阿妹，今

晚咁夜食飯？飲唔飲湯？工作係咪好辛苦？」……她們都會親切地叫我「阿妹」，曾為身在異鄉的我帶來無數次溫暖。

今天，我決定前往愛人所在的另一個陌生城市，我不再害怕，甚至充滿信心和期盼，八年的居港生活讓我成熟，予我勇氣和力量，再次展開人生的新篇章。也許，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成長。香港成為我的第二個故鄉，離別的傷感應該是鄉愁。

HK 人與事

春年華的土地，我不禁眼眶濕潤。

八年前，我從新疆孤身一人來香港讀研究生。在中國的疆域版圖上，自西北到東南沿海，將近五千里。還記得當時在機場與父母分別的那一刻，我一轉身就哇哇大哭，徬徨和陌生之感油然而生。可能因為當年還年輕，其實孤單感來得快去得也快。

在來港之前，我看了不少香港電視電影，粵語算是無師自通，幾乎都能聽懂。來港後多了學習語言環境，我的粵語很快就能基本交流。三年後，我的粵語有了很大提高，雖然還有點鄉音，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了，同時我也看到了另一個香港，感受到了香港人的積極：當年《紅日》裏唱的香港永不放棄的奮鬥精神一

金庸與大公報籃球隊

張茅



今日拿出一張老照片刊出，相信不少讀者首先認出照片中後排左起第二人。他就是金庸，風華正茂的金庸。

後排左邊第一人又是誰？導演嚴浩的父親，作家嚴慶澍，筆名唐人，代表作《金陵春夢》，另以筆名「阮明」寫了大量現代小說，拍成電影的共有十五部。站在金庸身邊左起第三人陳凡，主管副刊，金庸頂頭上司，接梁羽生、金庸之後寫武俠小說，筆名為「百劍堂主」。後來，三人以散文結集出版，書名採用《三劍樓隨筆》。

老照片與上述無關，照片中他們是籃球員，「大公報籃球代表隊」的合照。這支球隊很有特色，清一色的白背心短褲，褲子顏色不一樣，沒有統一球衣。

嚴浩看到老照片，發現金庸和他父親昔日是籃球員，兩人代表報社出賽，不禁驚訝，引起了興趣，追問當年往事，照片背景是什麼地方，這地方今天還在嗎。當時在報社內我比金庸年輕一截，沒想過他能打籃球，平日見他臉上架一副金絲眼鏡，文質彬彬，不苟言笑，說話三四句即止。只知他喜歡電影，用女性筆名「姚薊蘭」寫西片影評，皇后戲院每有新片上畫，即吩咐門市部主管何國華派人買票，聞說他日常與長城電影公司的影星來往，有時參與製作，邂逅夏夢，青春派美女毛妹，又突然愛上芭蕾舞。大家沒想到「小查」加入籃球隊，一時成為話題。細仔看照片中的他，穿上皮鞋，估計當天沒有準備上場。

三位才子的球技比較，印象中嚴浩的父親有力氣，還算扎實，場上肯拚。「百劍堂主」中規中矩，兩人打翼位。場上表現得滋油淡定是照片中後排右一的馬廷棟，他是報社總經理兼副社長，身材高挑，負責後衛，有領軍之才。

嚴浩問照片的背景什麼地方，相信許多人不知道是北角英皇道未改建的商務印書館，今日新光戲院及華豐國貨公司。昔日的商務印書館前面英皇道，後面馬寶道，左為書局街，右為糖水道，成長四方形，接近馬寶道、書局街及糖水道的後半部，是露天後院，圍牆與街頭隔開，大院設籃球場一個，小型足球場一個，大量空間種上花草樹木，當年金庸作賽的是靠糖水道的籃球場，照片背景有窗的地方是工場，另有乒乓球室，大公



▲圖中後排左二為武俠小說名家金庸，後排左一是著名作家唐人（嚴慶澍） 作者供圖

報、新晚報的乒乓球隊每年與電影界、出版界、新聞界的賽事在此進行。物換星移，當年景物現融入鬧市商住高樓，過去的印象僅留在老香港一代的記憶中。改建後，「團結盃」作賽場地轉到馬頭圍高山道的中華書局印刷廠的天台籃球場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左翼報社同人的體育活動很活躍，書生十足的金庸受氣氛感染加入籃球隊，參加「團結盃」賽。「團結盃」由新聞、電影、出版組成，設委員會，由各機構選出代表進入委員會，「團結盃籃球賽」是其中一項賽事，參賽球隊有大公、文匯、新晚、商報、周末報、經濟導報、三聯書店、商務、中華、新華社、中國新聞社，以及長城、鳳凰、新聯三家電影公司合組的電影界代表隊。眾多球隊中，電影界是一支強隊，由傳奇、平凡、金沙、曹炎、張錚、鮑方（鮑起靜父親）等著名影星組成，後來加入「萬人迷」小生高遠，人靚波好，彈跳、入楔、上籃，超業餘水準，為隊中得分主力，各隊為之頭痛，後來再加一位新晉小生馬龍，樣子英俊直逼高遠，球技更勝三分，電影隊如虎添翼。「大公」隊每屆保住三、四名，「新晚」中流隊伍。

一九四七年，上海《大公報》籃球組成，名聲響遍全國，與上海「華聯隊」、「回力隊」鼎足而立，成為一支強勁的球隊。一九四八年的第十八屆奧運會在倫敦舉行，中國決定派隊參加籃球賽項，中國奧委會討論如何組成中國隊隊員時，一致通過以「大公籃球隊」為主力，選出隊中聞名全國的六名

球星，加入其他四名球員，組成中國代表隊赴倫敦參賽。「大公隊」的六位主力球員包括內地與香港、東南亞至海外擁有眾多球迷的蔡文華、李世僑、蔡忠強、黃天錫等人。

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代表隊出發赴倫敦奧運，第一站經香港，當日中午十二時一刻抵啟德機場，受到體育界人士歡迎，當晚，由香港《大公報》設宴款待，場面熱鬧。翌日熱身賽夜戰「星島」籃球隊，以四十五比二十八輕鬆取勝。第三晚戰「港聯」，球員稍見輕敵，五十八比四十九險勝。一家報紙描述：「蔡文華遠射百發百中，李世僑打法聰明，漂亮，或虛或實，狡若脫兔，快閃動作引|起球迷拍掌。」

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，奧運拉開戰幔，中國隊首戰智利，以三十九比四十四負。第二仗對比利時，原「大公隊」李世僑、蔡文華雙雙出場，戰至平手再加時，以三十六比三十四獲勝，蔡文華獨取十五分。最驚險為第三仗對韓國隊，最後三秒仍落後一分，李世僑完場前一秒投籃命中，以一分反超前，四十九比四十八勝，「大公隊」球員在代表隊中發揮主力作用。那次奧運，中國隊在小組賽兩負三勝，負於智利、菲律賓，勝比利時、韓國、伊拉克，總排名第十八。

「大公隊」曾先後赴菲律賓、印尼、馬來西亞比賽，每到一地，受到當地華僑熱捧，戰績輝煌。金庸、唐人加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香港「大公隊」，由員工之中挑選組成，參加新聞、電影及出版「團結盃」賽，後來他們忙於寫稿而離隊，由一批年輕球員代替。

「三希堂」寶藏之謎

白頭翁



傳《快雪時晴帖》如同傳國傳代。事實上，「三希堂」的這三件被乾隆視為國寶的掌上明珠，只有王珣的《伯遠帖》是真的，另外兩件皆非原作，不知當時康熙、乾隆知情不知情？王獻之的《中秋帖》是宋代書法大師米芾的臨本，而那幅著名的《快雪時晴帖》則是唐代大書法家用「雙鈎填廓法」臨摹複製的。所謂「雙鈎填廓法」，就是利用一張透明的薄紙，或將稍厚一點的紙塗上一層蠟鋪在原作上，描出輪廓後，再將它描在要複製的紙上。這猶如在石碑上拓片，由於做工極細極準，如同真跡原作，故後世人一直以此為原本。實際上那都是文人雅士的一片好心，一種憧憬，世間似乎公認王羲之所有的書法原本皆已失傳，世間已無羲之作。

但我認為唐朝時的大和尚鑿真在擔任揚州大明寺主持時，曾得王羲之真跡手書《喪亂帖》，此帖被認為王羲之又一代表作。但不知為什麼，鑿真和尚在東渡日本時，把這幅珍寶獻給了日本皇室，從此珍藏於日本皇室宮內廳。據說當年從康熙到乾隆都下令找過此帖，因此有傳說種種，大都傳說《喪亂帖》還在國內，還在民間，雖數十年如一日的搜尋，從秘密地暗訪，一直到公開地搜找，但終為泥牛入海，恰恰證實了此帖的確為鑿真和尚所帶，東渡日本後已送日本皇室，在唐朝時已流出國門。鑿真為何把如此貴重的國寶送給日本？似無結論，大和尚未言，別人焉知？

王羲之是中國書法的泰斗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但王羲之作品卻在日本；中國無真跡，日本有原本。公元七五六年，聖武天皇駕崩後，光明皇后即將二十卷王羲之書法真跡施捨

到日本奈良大寺正倉院，她此作是為什麼？想要達到什麼目的？難道是武則天遺旨？千年無人能考證出。這二十卷真跡原本目錄是什麼？也無人能說清楚，其中就有《孔侍中帖》。

中日建交時，毛澤東把一套《楚辭集注》作為禮物贈給日本首相田中角榮，日本人曾動議把王羲之的《孔侍中帖》等篇目的字帖複印後作為回禮回贈給毛澤東，但日本皇室內閣沒批准，說是怕有閃失。中國從此再難見王羲之的真跡原本。

清末多難，「三希堂」亦多災。清室退位以後，「三希堂」失竊失盜悄然之間愈演愈烈。連末代皇帝溥儀的庶母瑾妃都帶頭偷，先後偷得「三希堂」中的二寶，把《中秋帖》和《伯遠帖》偷出故宮，拿到鼓樓下的煙袋斜街的古玩舖中賣現。

瑾妃並不是不想偷《快雪時晴帖》，但這幅王羲之的作品名氣太大了，加上前一陣琉璃廠曾被獲幾件太監從故宮倒賣文物案，鬧得故宮中的「賊」們都心驚肉跳，好在商人眼活，又在煙袋斜街開設了幾家專門瞄準故宮文物的古玩店，但王羲之的《快雪時晴帖》太著名了，幾次欲伸手，幾次又嚇得縮回來。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，溥儀被趕出故宮，太監猶如覆巢之鳥，各自打算，幾乎人人都來財竊寶，否則出宮即無着落，無親無故，無食無宿，因此軍警檢查也格外嚴格，終於在一個太監藏得很嚴的行李箱蓋中搜出這幅國寶字帖，否則其命運如何難以言之。

被倒騰出宮的《中秋帖》《伯遠帖》歷盡千難萬險，幾經倒手，幾經買賣，最後被賣到香港古玩市場。那已經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了，還是由周恩來批示將其購回，交故宮博物院收藏。我會曾經問一行家，他只說一句，無價之寶。

（「書法之外」之四，標題為編者所加。）

澳門藝術節三十而立

張錦滿



不知不覺，澳門藝術節來到第三十屆。我從第一屆看起，不難察覺今年觀眾比以往踴躍和成熟。更可喜是，今屆節目挑選上乘，循着一向以來「平靚正」路線，安排的節目新穎且貼近觀眾，實惠又實際。

以開幕節目為例，是法國近年興起「立體」舞蹈，讓港澳觀眾與歐洲舞壇接軌。「立體」舞蹈是世界舞壇新出路之一，雖然現在成績尚未達至驚天動地，但至少讓南中國海沿岸觀眾知道遠在歐洲的舞者之潮流。

比利時羅莎舞團來澳表演，亦是一大亮點。可能大多數策展人挑選歐洲現代舞團，首先考慮重視名氣。我讚賞主辦方的「另闢蹊徑」，因為多年前在香港我已看過他們的演出，深為其澎湃創意和能量，更教我提升欣賞的敏感度和竅門。今次演出節目《雨》，是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編排，而

音樂 Steve Reich、布景及燈光設計 Jan Versweyeld和服裝設計Dries Van Noten皆是我信服的名家。

今屆還有另一個比利時節目，是Ontroend Goed創作的《金錢世界 € ¥ €\$》(LIES)，以遊戲方式來闡釋如今複雜的金融市場，實在巧妙，讓我大開眼界，認識何為Immersive Theatre(虛擬實境劇場或沉浸式劇場)。該劇種在歐洲發展迅速，再傳到美國發揚光大，如今上海也跟上。

北京人以老舍(一八九九至一九六六)為傲，一直不乏有人將其小說和戲劇搬上舞台，而其中孜孜不倦、長期努力的一人是方旭。他今回在澳門，既改編，又登台演出。我很高興澳門藝術節令更多人認識這位老舍

傳播者。老舍曾在英國生活五年，而《二馬》出版於一九三一年。方旭在舞台上演繹當時英國華人故事，卻把今天大媽大叔發生在英國的小事也搬進戲裏，把老舍小說中的內容，再現眼前。方旭觀察入微，自編自導自演日常生活中的中英文化衝突。

今次舞台演出《二馬》，特點之一是兩位英國女士角色(一對母女)，由男演員反串。初時我不習慣，心想為何如此安排。後來重復細想，我理解、尊重和支持。在華語舞台，處理外國人角色不易，要是找說華語的外國人來演，並不真實，但若讓華人演員扮外國人來演，也彆扭，不如來個突破，以性別差異來演繹國籍差異。華人男演



▲來自北京的《二馬》，男演員反串飾演英國婦人，別具特色 作者供圖

員來演英國一對母女，在舞台上說中文，變成順理成章。觀眾看到這樣的反串，初時可能感覺怪異和不舒服，之後明白其中奧妙。舞台演出最重要是保持劇情發展流暢度，大刀闊斧省去語言、國籍差異的麻煩，不失為可行之道。方旭如此處理舞台上的《二馬》

，試驗成功，也別具特色。

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個cabaret(德國歌廳)節目，那是德國獨步世界的一種表演。不少地方在模仿這種舞台娛樂模式，我一直想看一個正宗德國版本。怎知我沒讀清節目，該節目是由葡萄牙劇團用葡語來演出。演出的是德國喜劇泰斗Karl Valentin作品，其實我也算是到過「德國歌廳」？

我沒看過多少節目，但明顯感覺到澳門藝術節已漸成規模，走出自己風格。我期待十月舉行的第三十三屆澳門國際音樂節，相信會有更令人驚喜的節目。